



王岚 让古籍与时光对坐

文 王小柔

妙手修古书
帮纸张渡劫

明代周嘉胄《装潢志》中记:“……以至兵火丧乱,霉烂蠹蚀,豪夺计赚,种种恶劫……”自古以来,书的劫难常由纸来承担。一些丢失了封面的书册,裸露着内页的污渍与折痕;在虫鼠啃噬的缺损里,夹杂着各种肮脏不堪……残破,犹如一道道狰狞的伤口蔓延在纸上,让书籍成为久病延医的“患者”,伤势过重之处,甚至令人不忍碰触。2007年6月,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出品的《古籍破损定级参考图例(试用本)》中,规范列出13种常见的破损形式:絮化、鼠啮、虫蛀、虫蚀、老化、霉蚀、缺损、粘连、酸化、书衣破损、线断及纸捻断裂、糨糊失效、多种原因破损。描述纸张破败的词汇个个触目惊心,而当修复师摊开一张张书页,那宿世累劫也跟着历历眼前。

在王岚眼里,一套古书足以容纳书虫的一生。

她说,不同地区的虫子吃相各异,垂直挖洞的多是北方虫子,吃成曲线的多是南方书虫。蛀洞过多的书已然无法阅读,翻开后,满篇都是寄生者蚕食的“杰作”。随着王岚拆书,经常从书里扑啦啦掉出许多虫尸、虫便与虫蜕……密密麻麻,蛾类昆虫吃饱喝足后,又坦荡荡地占领地盘筑巢做茧。这些古老的“读者”穿越时光而来,虫茧紧紧缠绕在纸上,极难剥离,除非连同周边纸张一起取下,导致损失一大块纸面。让王岚头疼的是老鼠,它们在书上留下的排泄物对书的伤害更大,具有一定黏度的粪便糊在纸上,形成一片片污渍,滋生细菌,其后又质变为霉斑。日子久了,书册板结成一块书砖,令修复工作变得异常棘手,因为揭开书页的时间远大于修补的时间。王岚说,修复书砖,堪称一场恶战。

古籍作为“患者”,各有各的症状。纸捻隐匿在书脊上,被书衣覆盖,这是固定书页的关键零件。纸捻断裂或遗失,会导致书页散乱,尤其是那些没有标注页码的古书,散乱后很难排序。对王岚而言,与古籍破损的相遇,没有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拆开书后,皆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一些定为二级或一级的严重破损古籍,外表并不很残破,甚至内页平整,文字无缺,不妨碍阅读,可是仔细端详,书体四周已经焦黄变色,纸张酸化,失去韧性,伴随每一次翻书,都掉出碎裂的纸渣。破损,会影响古籍的价值,一方面是文物上的价值,另一方面是文献的研究价值。过于残破脏污的书会让人退避三舍,修复师却日与它们直面相对,短兵相接。

从最初面对破书无从入手,到仔细完整地拿出修复计划,如今,王岚每每见到残破旧书,心里都能生出一份亲切与热烈。她经常参观古籍展览或拍卖会预展,一边看,一边琢磨古书不同的破损形式,想象它当初的模样,并在心中练习筹划修复方法。如果允许翻阅,她会用手触摸一下书上斑驳的痕迹,拈一拈纸页的质感。感受古书中蕴藏的漫长时光,往昔升平的年景和读书人如水的岁月似乎仍残存于字里行间。

为一抹帝王黄
从寻纸到染色

王岚说,修复师的一天是从打糨糊开始的,小麦淀粉被热水冲出一碗白腻、香喷喷、亮锃锃的黏合剂,自制的竹起子、镊子、剪刀等工具摆着手边,如果从库里提出来需要修缮的古籍太脏,就需

要拆开书页,把它们泡在水里“洗书”,直到浑水变得清亮,这个工序才算完成。妙就妙在古书并不会因浸水而墨迹淡化,仿佛知道有人要给自己“看病”,特别配合治疗。

一件黄色的长卷,不知在库房中沉睡了多久,当它被今人拾起,拂去尘埃,展开明艳的黄纸,王岚的目光掠过卷首残断处,依稀辨认出几列文字:

奉
天承运
皇帝诏曰……

这是一卷诏书,展开长达四米,是为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而颁布的,内容以各项特赦及恩赐为主。由满、汉、蒙三种文字写成,言语极尽华丽,读来是满篇的皇恩浩荡,泽被四方、普天同庆之势。汉文落款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,即公元1904年元宵节。

诏书在王岚面前满是一副破败模样:三层托裱的诏书纸僵硬卷曲,纸面折痕明显,上下边缘均有磨损、开裂。她推测,或许曾经被竖立放置了很久。细看诏书的内容,各种特赦恩赏涵盖从亲王到文武官员、太监、命妇,还包括民间孤寡等各阶层,这些赏赐与当今时代已毫无干系。王岚并没仔细看诏书的内容,她更关注位于卷首的比较严重的断裂,以及卷尾处因长期未展开而生出的霉斑。在王岚眼里,即便破败,金黄色的纸张也依然明艳动人,书法字迹仍乌黑发亮,如同昨日刚刚写就。这皇家用纸,用今天什么纸来补是个难题,那明亮的黄色如何复原?

随着电磁炉熄火,沸腾的植物染液停止了躁动。

冷却一段时间之后,王岚试探着放进一张纸片,黄色的染液迅速在纸片上蔓延开来。只浸染一遍肯定不够,晾干后的颜色又变浅了许多。于是两遍、三遍、四遍……直至水色在纸上覆盖加深。王岚看着,稍许满意了,转至裱案,铺就一张四尺大纸,大刀阔斧地进行刷染,再依次晾上横杆。晾干后,又继续刷染二遍、三遍……诏书修复还未开始,先已在补纸的选配上费了很大功夫。

王岚将染好的纸张一字排开,发现每一种单看都很像诏书的黄色,但又感觉无限接近中还差了那么一点儿意思。她觉得自己染的纸有个很大的问题:因为没有加胶,植物染料遇水容易掉色。而诏书原纸虽然色泽艳丽厚重,却不会掉色。修复时肯定需要喷潮、上浆水,甚至揭掉纸,重新托裱。若是补纸褪色严重,那就很难把控修复后的效果了。

为了修复诏书,王岚踏上了寻纸之路。在安徽省泾县,几日连绵阴雨,她下车换雨靴、涉水穿密林,长林丰草间,看到染坊大门,门内是一方敞院。这里的师傅用一个多月时间完美复刻了皇家用纸的色彩。王岚依然好奇,她问,这纸如何抗酸?对方解密:“中国传统造纸之所以能保存长久,也是因为在蒸煮和沤制植物原料时掺入了草木灰,草木灰既然可用在造纸土上,当然也能用在染色处理中。”

保留纸页的美感
且留古韵续书香

得知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“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”,能将一部分馆藏敦煌文献向公众开放,王岚第一时间到达展览现场,只为寻找那幅唐代写本《大般涅槃经》(北本)卷九。这件卷子曾在上世纪80年代修复过。自王岚从事修复工作以来,不断从



王岚

古籍修复师,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毕业于清华美院装潢艺术设计专业。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,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会员。

各种报道、书籍中听闻国家级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修复此件藏品的情况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(北本)卷九长度不到两米,展柜里只展开了一小部分,纸面明显可见多处缺损,位于卷子的上端,比破损伤更触目惊心的是几缕穿纸而绕的麻绳。

麻绳劈裂的线头,经历千年风雨依然执拗地支棱着,和笔意舒展、墨色乌亮的佛经小楷相携而立,并存于厚实的唐代写经纸上,不吝展示着岁月沧桑,似将观者带回那个霓裳与风沙共舞的盛唐。

在卷子的其他部位,也有同样的麻绳,密密麻麻,缝合得非常牢固。许多唐代经书卷子为麻纸材质,纸张用黄檗染过(黄檗有防虫避蠹的功效),质地较厚,能够像缝补衣服一样在上面穿针走线、缝缀裂痕,这大约也是前人常用的一种修复方式。

几年前,王岚在国家图书馆学习期间,曾向前辈请教关于书页清洗的问题。原以为老师会指导一两种如何彻底洗干净的妙招,没想到老师却说:“其实留下一点儿水痕也无妨。”王岚很疑惑,“不洗干净也行吗?”老师饶有兴趣地从电脑中找出《韶山毛氏族谱》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——修复前,书页纸张因浸水变得褶皱不堪,水渍所形成的黄褐色边缘非常明显;修复后,书页平整干净了许多,但细看之下,却有淡淡的水痕在书页上若隐若现,并不遮挡文字,为书册平添了一抹岁月的痕迹。

老师说:“特意不洗干净,一来是避免引起纸张收缩,进而影响原貌;二来也是为了告诉后人,这本书曾被水浸过,破损痕迹也是书籍收藏过程中的一部分啊。”王岚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修复方式,这番解说让她既震惊又钦佩。

专业人士常说,不要把古籍修到全新,要保留一点儿书中的“旧气”,若论“旧”到何种程度,似乎无法量化,只能在实践中反复揣摩思考,才能理解:故纸旧气,不仅指当年的装帧、纸张的材料,还包含了书籍在时间旅程中的一段往昔,乃至一段致损经历,这些都是可以传递给后世的历史信息。

王岚热爱工作,这是一份心无外物之美,这份美在修书人调配脱酸溶液的专注上,在用镊子细细择去补纸搭口的耐心中,在搅打的糨糊里,在修复完的书册上,在每一分每一秒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中。人们将这种倾注于物件塑造的专注称为匠心。

王岚访谈
让古籍焕发新生是使命
中国文化之美滋养心灵

王小柔:修复古籍的同时您也阅读了大量古籍,哪些书对您影响比较大?

王岚:2008年,我刚从采编中心到古籍保护部门,看到一本《大鸿飞天——常书鸿传》。常书鸿是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,被誉为“敦煌的守护神”。他对文物的爱让我深受触动,榜样的力量让我始终对工作保持敬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寂寞在这里,乐趣也在这里。

王小柔:有一幅插图我印象很深,您守着一箱子碎纸,保洁阿姨在旁边等着,两人的内心戏都特别丰富,都希望对方赶紧走。这是真实状态吗?

王岚:那天整理出好几箱旧纸,散堆的样子倒是很像一种传统绘画形式:铺灰堆。这些旁人看来毫无价值的废纸,每一片都是修复师的心头宝,必须妥善保管,否则一个没看住,勤劳的保洁阿姨会连箱子一并端走。

一箱子脆化的,泛黄的、残缺的旧纸以坦率、直观的表现力,诠释了岁岁月流逝的真实意境。我想,那是用这些残纸办一个展览,挂满一墙沧桑,是不是相当震撼呢?旧纸塞在角落里被遗忘太久了,带有文字的纸张是珍贵的宝贝,不忍它们继续腐烂下去,工作之余抽空做清理小修,也权当揭补练习了。

王小柔:用冷水洗书好理解,为什么有些书还得用热水洗?

王岚:在传统纸张制作过程中,植物韧皮要经过长时间蒸煮,因而所制成的纸也具有不怕热水冲泡的特点。预备热水,在70°C—80°C之间。现在也有使用热水器的雾状喷淋花洒的,非常方便。热水滴落在干燥的纸面上,以攻城略地的态势迅速洇开,从一小块漫延到一大片,直到注满整个水槽,没过纸张。待水注入足够了,将导水的木棍横放在水槽中间,向两侧轻轻滚动,纸张和书页之间的空隙会产生气泡,随着圆木推动被赶至边缘,排出,最终使书页全部浸在水里。热气蒸腾中,水就是一味解药,纸上的尘土与污渍开始瓦解消弭,清水化作一池焦黄色,并散发出一股很浓郁的味道,那是古旧书上特有的味道,混合着潮湿、发霉的气息,让人想起常年封闭的地窖。用这种浸泡法,过水洗三遍,脏水倒出,连带时间的霉痕一同退场。从水中托生的纸,再次经水的洗礼获得新生。

王小柔:还是很向往古人“漫找一卷闲暇,静坐晴窗诵读”的日子,除了古籍修复,您业余时间会做什么?

王岚:弹古琴、画国画、看展览、做手工。我把家里的茶帘拆了,按唐代宝相花草纹图经帙的样子做出来一个。书册的装具从早期的帙,到后来的函套、夹板的变化,如今,大约除了设计或送礼的需求,人们很少再专门为书籍定制护套,就连纸质书也受到了电子读物的强烈冲击。出于职业习惯,每逢逛古旧书市场或在古籍拍卖预展上看到带有书帙和函套的文献,我总要与书一同取来翻看。小心解开松散的系带,打开陈旧的蓝布盒、五彩的锦套……细细端详做工,触摸织物材料的质感。装具收存书籍,也收存着藏家对古老文献的珍爱之情。

(图片由王岚提供)

讲述

长篇小说《北平无恙》讲述中医传承故事

中医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



口述 薛燕平 整理 何玉新

近日,“从医学到文化——中西交汇处的无恙北平”新书推荐活动在北京举办。《北平无恙》作者薛燕平与作家侯磊、诗人江汀共同追溯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(今北京),探讨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。薛燕平生于北京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琉璃》《铜壶》《作茧》《宽街》等,《琉璃》获老舍文学奖。《北平无恙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,是她最新的部长篇小说。在活动现场,作家侯磊谈到,《北平无恙》这部小说典雅内敛地展现了大量北京的风物、语言和故事,字里行间充满温情,也写出了人情世故、世道人心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
中西医纷争的故事

《北平无恙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西医进入中国,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同,撼动了老祖宗传下的经方、验方。随着“废止中医案”的提出,中西医之间的纷争大战愈演愈烈。当时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起辩论:东北发生时疫(瘟疫),中医治疗不力,中医究竟有没有用?

小说中,主人公齐通霖生在医药世家,医术高明,他希望两个儿子传承家学。长子不是念书的料,后来做了药材生意;次子学西医,不过他的精神内核却依然是中式的。齐通霖是一个很隐忍的人,内心有很多无法向外人道的纠结、伤感,一脑门子官司,一肚子苦水。随着情节发展,社会上形成了反对中医的局面,齐通霖也被卷入了纷争之中。

童年在东城胡同长大
外来文化改变老北京

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创作来源是他的童年生活,他在哪里度过

了童年时期,对于他一生的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于我而言,我是在北京的胡同开始文学梦的。我生在东城区,东四一带的一座四合院里。儿时,我们整天在胡同里飞奔,也跑出胡同,去附近的公园或者集市,当然也不会放过那座神秘的中医院。

中医院由很多座四合院组成,院子有大有小,凭借着门洞、走廊、曲径连接。病人不多,脸上似乎也没有痛苦的表情。我们在各个院落间无目的地穿行,也有机会靠近诊室,从门缝偷窥,大夫正为病人诊疗,表情庄严肃穆。我们不禁屏住呼吸,不敢出声。

后来我每次回去,都会想到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,我经历过什么,或者我读到的历史书中,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。比如当年铁狮子胡同爆发过“三·一八惨案”。

而我最初热爱文学,也是因为我有好几个中学同学就住在铁狮子胡同“段祺瑞大院”,那里是人民大学教师的家属区。我们有一个“网”,同学骑着自行车来找我,带来一本书,告诉我只能看一夜,明早得把书交给另一个人。那些书永远没有封皮儿,前几页和最后几页也没有,就看中间。我记得看过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,书里有好几页都撕成了三片,需要来来回地翻。

现在我回到那条胡同,也不能说是客人,但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——这个地方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地方不一样了。附近出现了很多咖啡馆,能做出非常醇厚的咖啡。来自西方的咖啡与中国的四合院建筑结合起来,特别有味道。咖啡馆的主人看到

我进来,会说,您想要点儿什么,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。怎么说呢,有一种魔幻感,很不真实,也许是因为我生活在更远的地方,隔了太久的时间吧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涌入北京,很多人感叹印象中纯正的“京味儿”逐渐消失,而我倒没有这种伤感,因为我觉得,无论谁在北京生活,都会带来一种新的东西,带来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文化。比如,北京咖啡的品质跟欧洲已经没有区别,已经完全一样了。北京的口音也会慢慢淡下去,这也是正常的发展过程,应该接受。时代总是在变化的,任何我们留恋的东西都会成为记忆,留存在回忆中,人总是要向前走。

中医不仅是医学
也是文化的体现

我对医学很早就有一颗好奇心。我从小是一个比较爱生病的孩子,一直这样长大,接触了很多西医,这两种医学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。

我生完女儿之后,身体发生了变化,每天要使用药物才能让大便通畅。问遍京城的西医,均无办法,无奈去了中医院。一位鬓发灰白的老大夫接诊,诊脉后为我开方子,叮嘱我一定按时按量服药。服药过后,奇迹发生了——不用药我也基本能保持身体通畅。老中医把脉后说:“应该见效了,再开七服药稳固一下,就不用再来了。”

后来,我接触到中国哲学,对作为中国哲学一部分的中医产生了兴趣,对它的历史、渊源及它的理论依据都感到

好奇。借助网络,我经常进入课堂,听名医授课,渐渐地,对中医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。

中医文化的脉络应该被更清晰地梳理、阐明。中医表面看起来是医学的一种,但它其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,因为它涉及中国的哲学。中医理论是建立在“天人合一”基础上的,不是孤立地看待疾病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句话,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,如果一个人身体里有正气,免疫力很好,一切运转正常,这时候疾病就找不到他。中医认为,人的疾病和生活的环境、状态都有关系,治病讲究阴阳平衡,讲究经络,讲究身体的辨证论治。而西医讲究实证、解剖。中医治病未病,这个病在没有发生的时候来治,也就是预防医学。如果这个病发生了,就不好办了。虽然我不懂中医,但是我能感觉到,中医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。

我去欧洲游历,身处西方文化之中,切身感受到中西文化本质的不同,包括衣食住行,都迥然相异,但还是能够看到西方人的接受和包容。比如吃东西,很多西方人喜欢中餐,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西餐,这是最表面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。其实,文化的冲突归根结底是认知差异,外国人不是不想了解中国文化,而是他们觉得很难了解。为什么难?因为他们从小没有生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,思维方式不一样。

我时常会这样想:我们同在一个星球,却有中西方之差异,因各种差异形成了矛盾和偏见。所以我写了《北平无恙》,希望传达出一种内在的精神——未来人类会趋向互相认同和理解,互相弥补缺陷。